



謫仙記

白先勇 著・大林文庫 43

大林文庫 43
白先勇 著

謫

仙

記



大林出版社

印行

謫仙記

白先勇著・大林文庫 43

出版／印刷／發行：大林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43 巷 48 號

郵政劃撥：19235 電話：3410275

中華民國68年12月30日出版

有版權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
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

序

歐陽子

一般的作家，或因經驗不足，或因文才有限，即使在文壇上成功成名，他們畢生所能寫出的好作品，常常只是同一類，同一色調的。因此，對一般作家，我們常常可以輕易而明白地分類，說他們是「寫實派」，「超寫實派」，「心理派」，「社會派」，「新派」，「舊派」……等等。

但是，我們却無法將白先勇的作品，納入任何一個單一的派別裏。白先勇才氣縱橫，不甘受拘；他嘗試過各種不同樣式的小說，處理過各種不同類式的題材。而難得的是，他不僅嘗試寫，而且寫出來的作品，差不多都非常成功。

白先勇講述故事的方式很多。他的小說情節，有從人物對話中引出的（我們看菊花去），有以傳統直敘法講述的（玉卿嫂），有以簡單的倒敘法（Flashback）敘說的（寂寞的十七歲），有用複雜的「意識流」（Stream of consciousness）表白的（香港——一九六〇），更有用「直敘」與「意識流」兩法交插並用以顯示給讀者的（遊園驚夢）。

白先勇小說裏的文字，很顯露出他的才華。他的白話，恐怕中國作家沒有兩三個能和他比的。他的人物對話，一如日常講話，非常自然。除此之外，他也能用色調濃厚，一如油畫的文字，「香港——一九六〇」便是個好例子。而在「玉卿嫂」裏，他採用廣西桂林地區的口語，使該篇小說染上很濃的地方色彩。他的頭幾篇小說，即他在臺灣時寫的作品，文字比較簡易樸素。從第五篇「上摩天樓去」起，他開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，常藉着文句適當的選擇與排列，配合各種恰當「象徵」（symbolism）的運用，而將各種各樣的「印象」（impressions），很有效地傳達給了讀者。「香港——一九六〇」裏的文字，立刻傳給我們一種渾淆雜亂的感覺，

使我們體會到香港這一小島的可怕的混亂與墮落。「安樂鄉的一日」裏，在寥寥幾行描寫安樂鄉景色的一段（小說第四段），作者用了三門「死」字（死角，死水，死寂），兩個「灰」字（淡灰色，灰茫茫），此外還採用「枯竭」，「滯住」，「靜寂」，「沒有中斷」，「沒有變化」等詞句，來象徵女主角依萍內心的沈滯與隔世感。而作者使這故事發生在名叫「安樂鄉」的地點，當然不無諷刺的效果（ironical effect）。

讀者看白先勇的小說，必定立刻被他的人物吸引住。他的人物，無論男女老幼，無論教育程度之高低，個個真切，個個栩栩如生。我們覺得能够聽見他們，看見他們。白先勇的小說，幾乎全以人物爲中心，故事總是跟着人物跑的。（只有「香港——一九六〇」是例外。在這篇裏，真正的主角不是余麗卿，不是她吸鴉片烟的情夫，而是香港這一個小島。）身爲一個男人，白先勇對一般女人心理，具有深切瞭解。他寫女人，遠比寫男人，更細膩，更生動。

從這本選集裏故事的排列，我們發現白先勇在寫作技巧方面，一直在進步着。他較早的作品，像「玉卿嫂」和「寂寞的十七歲」，雖然人物如生，故事動人，但

結構方面，似較鬆散；有些細節，雖能使故事更顯豐潤，却未見得與小說的主題有切要關係。就好像作者有太多話要說，有點控制不了自己似的。但他近來的作品，好像過濾出來鍛鍊出來一般，結構異常緊密；沒有一個細節，甚至於沒有一句話，是可以隨便刪略的。每一篇，都像一張密織的網，那樣完整。若是從故事裏刪去任何一個插曲枝節，就可能像剪斷網之一線，傷害了全體。

特別是在近作中，白先勇總是以故事裏人物的動作，或該人物與他人之對話，來明示或暗示該角色的心理狀態；而不直接告訴讀者，該角色感覺這樣，感覺那樣。譬如在「一把青」裏，作者要表達朱青經過戰亂喪夫的慘變後，由於心死而變得麻木不仁的心理狀態；但他不直接這樣告訴我們，却採用朱青對兩次事變（郭軫與小顧之飛行失事）不同的反應，做個強烈的對比，以襯托出朱青的改變與麻木。這種寫作技巧，若以主角為第一人稱來寫，就很難於運用。因此，除了「寂寞的十七歲」外，白先勇的小說，若非用第三人稱下筆，便是取一個次要角色，為第一人稱，從旁觀的角度寫成的。這使得作者與主角之間保持距離，因而易於保持客觀。

白先勇的小說中，劇景的轉換與上下文的連接，非常暢順自然。這在他的傳統敘述中，固然如此；在他運用「意識流」時，更是如此。「遊園驚夢」裏，錢夫人眼看程參謀和蔣碧月兩人在一起，她的思想在瞬間逆流，回溯到過去的一幕類似的情景。於是，「現在」與「過去」流為一體，糾纏不清。但正當她再一度經驗着過去那段痛苦的往事，

「五阿姊，該是你『驚夢』的時候了，」蔣碧月。

站了起來，走到錢夫人面前……（錄自「遊園驚夢」）

以上是白先勇擅於連接上下文的一個好例子。蔣碧月說這句話，別無他意，只是叫錢夫人上場唱「驚夢」這一段戲。但這句話緊跟在錢夫人的回想冥想之後，就明顯地產生了雙重作用。

白先勇的小說，雖然以人物為中心，但他小說中的「主題」(theme)，並不比人物次要。在他最後幾篇裏，主題甚至壓在人物之上，人物像是被作者特地選出來表現主題的。在白勇作品中，常出現的主題，有下列幾個：

一、由於逃避「現實」，由於缺乏勇氣、力量去面對與接受它，或由於只肯後顧，不肯前瞻，許多人便不自覺間與世脫節，覺得自己一無所屬，終於成爲一個失敗者。白先勇對這一類人物充滿同情，似乎不願歸罪他們，而歸罪於我們這殘酷的，過份講究「理性」的世界。「我們看菊花去」裏的姐姐，「寂寞的十七歲」中的主角，「安樂鄉的一日」之依萍，都是這一類型的人。

二、人性之中，有一種毀滅自己的趨向，這趨向是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，直把人往下拖，拖向失敗，墮落或滅亡。像玉卿嫂，「香港——一九六〇」的余麗卿，「那晚的月光」中的李飛雲，「謫仙記」裏的李彤，都是因爲敵不過自己，才走向敗亡之途。

三、中國的傳統文化，曾經有過燦爛輝煌的過去，可是如今，這種大氣派的中國文化，竟已沒落得不能再在世界潮流中立足。我們緬懷過去，不勝今昔之感。輝煌的往日，已是一去不返；我們除了默默憑弔，默默哀悼，又能怎樣？

這最後一個主題，一次又一次地在白先勇的最近幾篇小說中出現。尹雪艷、朱

臧和錢夫人，都可說多多少少象徵着中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解體：尹雪艷是嗎啡樣的麻醉劑，暫時使人止痛，忘憂，但終於把人引向死地。朱青受戰亂之害，歷盡折磨，終致失去靈性，麻木不仁。錢夫人有過輝煌的過去，但只因爲「長錯一根骨頭」，她開始走下坡路，終於變成空殼一個，與世脫節。而「謫仙記」（請注意「謫仙」二字的象徵意味）裏的李彤，綽號叫做「中國」，用意更是明顯。這幾篇小說的語氣（tone）中，有一種懷古念舊的餘韻。

（白先勇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中國作家。他吸收了西洋現代文學的各種寫作技巧，使得他的作品精鍊，現代化；然而他寫的總是中國人，說的是中國故事。他寫作極端客觀，從不在他作品裏表自己的意見。可是讀他最後幾篇小說，我們好像能够隱約聽見他的心聲。我們感覺得出，他也像「謫仙記」裏的慧芬那樣，爲着失落了的中國（李彤），心中充塞着一股極深沈而又極空洞的悲哀。）

歐陽子序民國五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於美國德州奧斯丁城

目 錄

歐陽子女士序.....	一
我看菊花去.....	七
玉卿嫂.....	一六
寂寞的十七歲.....	八九
那晚的月光.....	一三一
上摩天樓去.....	一四九
香港——一九六〇.....	一六八

謫仙記

二

安樂鄉的一日.....	一八一
火島之行.....	一九八
永遠的尹雪艷.....	二一六
謫仙記.....	二三九
後記.....	二七二

我們看菊花去

一

早上有點陰寒，從被窩裏伸出手來覺得冰浸的；紗窗外朦朦朧朧，是一片暗灰色，乍看起來辰光還早得很。我打了一個翻身，剛想閉上眼睛養會兒神，爸爸已經來叫我了。他說姐姐的住院手續全部辦妥，林大夫跟他約好了十點鐘在臺大醫院見面，但是他臨時有個會要開，恐怕趕不回來，所以叫我先送姊姊去，他隨後把姐姐的衣服送去。爸爸臨出門的時候對我再三囑咐，叫我送姐姐去的時候千萬要小心。

我們看菊花去

一

我到姐姐房中時，媽一個人正在低着頭替姐姐收拾衣服用具；她看見我走進來便問我道：

「爸爸跟你講過了罷？」

「講過了，媽。」

媽仍舊低下頭繼續收拾東西，我坐在牀邊沒有說話，默默地看着她把姐姐的衣服一件一件從櫃子裏拿出來，然後疊得平平的放進姐姐的小皮箱中。房裏很靜，只有媽抖衣服的窸窣聲。我偷偷地端詳了媽的臉一下，她的臉色蒼白，眼皮似乎還有些兒浮腫似的。媽一向就有失眠症，早上總是起不早的，可是今天天剛亮我就鬚鬚聽到她在隔壁房裏講話了。

「媽，你今天起得那麼早，這下子該有點累了，去歇歇好吧？」我看媽彎着腰的樣子很疲倦，站起來想去代她疊衣服。媽朝我擺了擺手，仍然沒有抬起頭來；可是我却看見她手中拿着的那件紅毛衣角上閃着兩顆大大的淚珠。

「媽，你要不要再見姐姐一面？」我看媽快要收拾完畢時便問她道，媽的嘴皮

動了幾下想說甚麼話又吞了下去，過了半晌終於答道：

「好的，你去帶你姐姐來罷，」可是我剛踏出房門，媽忽然哭出聲來制止我：「不——不——現在不要，我現在不能見她。」

二

我們院子裏本來就寒儉，這十月天愈更蕭條；幾株扶桑枝條上東一個西一個盡掛着蟲繭，有幾朵花苞才伸頭就給毛蟲咬死了，紫槳都淌了出來，好像傷兵流的淤血。原來小徑的兩旁剛種了兩排杜鵑的，那曉得上月一陣颱風，全倒了——萎縮得如同發育不全的老姑娘，明年也未必能開花。姐姐坐在小徑盡頭的石頭堆上，懷中抱着她那頭胖貓咪，她的臉偎着貓咪的頭，噤噤咕咕不知對貓咪講些甚麼。當她看見我走過去的時候，瞪着眼睛向我凝視了一會兒，忽然咧開嘴笑得像個小孩似的：

「嘻嘻，弟弟，我才和咪咪說，叫牠乖些，我等一下給牠弄條魚吃，喔！弟

我們看菊花去

三

弟，昨晚好冷，嚇得我要死！我把咪咪放到被窩裏面來了，被窩裏好暖和的，地板冷，咪咪要凍壞，嘻嘻——嘻嘻——咪咪不聽話，在被窩裏亂舐我的臉，後來又溜了出來。你看，咪咪，你打噴嚏了吧？聽話，噢！等一下我給你魚吃——」姐姐在咪咪的鼻尖上吻了一不，貓咪聳了一聳毛，舒舒服服的打了一個呼嚕。

姐姐的大衣鈕子扣錯了，身上東扯西拉的，顯得愈更臃腫，身上的肉箍得一節一節擠了出來；袖子也沒有扯好，裏面的毛衣袖口伸出一半來。頭上的髮夾忘記取下來了，有兩三個吊在耳根子後面，一講話就甩呀甩的，頭髮也是亂蓬蓬一束一束絞纏在一起。

「弟弟，咪咪好刁的，昨晚沒得魚，牠連飯都不要吃了，把我氣得要死——」姐姐講到這，貓咪嗚嗚的叫了兩下，姐姐連忙吻牠一下好像生怕得罪牠似的，「哦，哦，你不要怕，噢，我又沒罵你，又沒有打你，你乖我就不說你了，弟弟，你看，你看，咪咪好可憐巴巴的樣子。」

三輪車已經在門外等了很久了，我心中一直盤算着如何使姐姐下車而不起疑

心，我忽然想到新公園這兩天有菊花展覽，新公園在臺大醫院對面——對了！

「姐姐，我們到新公園去看菊花展覽好嗎？」

「菊花展覽？呃——呃——想是想去，不過咪咪還沒吃飯，我想我還是不去罷。」

「不要緊，姐姐，我們一會就回來，回來給咪咪買兩條魚吃，好不好？」

「真的？弟弟，」姐姐喜得抓住我的衣角笑起來，「你答應了的啞，弟弟，兩條魚！咪咪，你聽到沒有？」姐姐在貓咪的鼻尖上吻了好幾下。

我幫姐姐把衣服頭髮整了一下，才挽着她上車，姐姐本來想把貓咪一塊兒帶走的，我堅持不肯，姐姐很難過的樣子放下貓咪對我說：

「不要這樣嘛，弟弟，咪咪好可憐的，牠沒有我牠要哭了的，你看，弟弟，牠真的想哭了——咪咪，噢，我馬上就回來，買魚回來給你吃。」

車子走了，我看見媽站在大門背後，嘴上捂着一條手帕。